

基於預期的“不是 X 嗎”問句多重話語功能解讀^{*}

曾 君、陸方喆、朱 斌

提 要：文章總結了“不是 X 嗎”問句的表詢問、質疑、反問和提醒四項話語功能，分析了不同功能的句法語義特點，並從預期的角度對四項話語功能的生成機制做了統一說明，即預期求證、預期修正、預期強化和預期激活分別對應“不是 X 嗎”的詢問、質疑、反問和提醒四大功能。“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與說話人預期及預期強度的變化密切相關。

關鍵詞：預期；“不是 X 嗎”；話語功能

一、問題的提出

“不是 X 嗎”問句是多義句式，具有多重話語功能。試比較以下例句：

(1) “可是天快黑了，我會走錯路。”

“您不是本地人嗎？”

“不是。”

(BCC)

(2) 科學從乾旱沙漠之中找到了水資源，這不是奇跡中的奇跡嗎？

(CCL)

(3) 朱鎔基請工作人員調出一位享受最低保障的居民的資料。看到電腦上“272 元”的保障金數，朱鎔基問：“大連的最低保障線不是 221 元嗎，他怎麼是 272 元呢？”(CCL)

(4) 鄭也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原因你不能從足球上找，你得從人心上找，佛教史上不是有一個生動的段子嗎，倆小和尚看著那個旗子在那飄舞，就爭論是旗動還是風動，旁邊一個人搭腔了，也不是旗動，也不是風動，是心動。

(MLC)

上述劃線部分是本文研究的“不是 X 嗎”句式，在不同的語境中，該句式具有不同的功能。例(1)的“不是 X 嗎”是疑問句，言者對“您不是本地人”有疑問，從而向聽者尋求答案。例(2)和例(3)的“不是 X 嗎”在以往研究中一般被歸為反問句，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義，字面意思分別是“這是奇跡”“大連的最低保障線是 221 元”。雖然同屬反問句，但兩者又略有不同。比如是否有疑問上，例(2)一般沒有疑問，也不要求聽者回答解疑，符合反問句無疑而問的特點。但是例(3)可以表達疑問。齊滬揚、胡建鋒（2010）指出“不是 X 嗎”具

* 陸方喆是本文通訊作者，本研究得到國家留學基金資助。

有疑問用法，表達反預期信息，說話人希望瞭解為什麼或怎麼會出現這個反預期信息。另一方面，例（4）和例（2）、例（3）也有較大區別，既不是反詰也不是疑問，更多表現為一種話語組織功能，表示提醒。我們把以上例句代表的“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分別稱為詢問、反問、質疑和提醒。需要注意的是，“不是 X 嗎”有“不是 X 嘛”“不是 X 么”等多種變體形式。熊子瑜、林茂燦（2003）指出，“嗎”“嘛”“麼”只是文字上的區別，它們原本同屬於一個語氣詞“me”。基於此，上述變體形式同被視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嘛”與“麼”統一記作“嗎”。

已有研究也注意到“不是 X 嗎”的上述不同用法。但關注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反問句“不是 X 嗎”，特別是該句式的不同語用功能。鄭貴友（2014）總結了“提醒”“表疑”“斷言”“宣泄”“反駁”“勸解”“申辯”等七種表達功能。劉姪瓊、陶紅印（2011）認為“不、沒”類反問句表達說話人對聽話人的不同程度上的負面事理立場，包括表提醒、意外、反對和斥責。胡建鋒（2011）指出該句式通常實現後景功能，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實現前景功能。儘管學者們提出了“不是 X 嗎”的多種話語功能，但不同功能的概括似乎比較主觀，比如“反對”和“斥責”如何區分？“反駁”和“申辯”又有什麼不同？另外，對於疑問和反問句的“不是 X 嗎”的關係研究也不多，只是從語音層面說明，“不是”重讀時為疑問句，輕讀時為反問句（張發明，1989）。

問題在於，“不是 X 嗎”句式表示出的不同話語功能之間有怎樣的聯繫，是否有一個更好的視角解釋“不是 X 嗎”不同話語功能之間的遷移？我們認為，“不是 X 嗎”在交際中體現出的不同話語功能實質上是交際主體對預期的不同操作。所謂預期，是一種與人的認識、觀念相聯繫的抽象世界，通常與一定的社會常規、言談事件中說聽雙方的知識狀態以及特定的話語語境密切相關（Heine 等，1991：192—193）。陸方喆、朱斌（2022）進一步發展了預期的概念，指出預期是認識主體對主客觀世界的信念和願望，可以影響主體的決策和行為。所謂信念是指人們關於世界的心理狀態或態度，即人們關於某事或某物的思想。用通俗的話說，即“人們相信什麼”或“怎麼認為”。願望是指人們對事物的主觀心理傾向，通俗地講，即“人們想要什麼或想做什麼”（倪偉，2010：80）。預期的來源包括：知覺、記憶、上下文、百科知識以及推理。我們將具體分析“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背後體現的不同預期操作，並從預期確信度的強弱解釋其多重話語功能的遷移機制。文章例句主要來自 CCL、BCC、MLC 語料庫，以及一些自擬的例句。

二、預期求證與“不是 X 嗎”的詢問功能

表詢問的“不是 X 嗎”屬於否定是非問，說話人對該命題的真假有疑而問。“不是”相對重讀，後接體詞性或謂詞性成分。徐盛恒（1999）指出，肯定式是非問是無標記的，屬於全疑而問。否定式是非問是有標記的，傾向於作出否定的判斷，屬於半疑（猜測）而問。我們認為，當言者用“不是 X 嗎”表詢問時，發問人對疑問對象已經有了一定的心理預期，即猜測“不是 X”，但又不十分肯定，需要向聽話人求證（確認）自己的預期，並預期聽話人能證實或證偽比如：

（1）“他，病得嚴重嗎？”“不，不，他不是病人，雖然為人古怪，但很有魅力。等一下，

你不是他的朋友嗎？”她奇怪地問。“朋友。”我笑著打馬虎眼，“哈哈。”（CCL）
（2）雷文自己駕駛跑車，卡露蓮坐在他的身邊。“這條路，不是去新界嗎？”“唔，粉嶺。”（BCC）

（3）他開始四處遊蕩，有意無意尋找于憂的蹤影。但她似乎不住在這裏，因為他從來沒看過她。他忍不住問：“奶奶，于憂不是住在家裏嗎？”“嗯。”連老夫人低調地哼了聲。（BCC）

例（1）“不是”後接體詞性成分“他的朋友”，聽話人問“他病得嚴重嗎”，說話人知道“他不是病人”，於是懷疑聽話人不是他的朋友，但不確定，於是詢問聽者“你不是他的朋友嗎”，聽話者回答“是朋友”，證偽說話人的猜測。例（2）後接謂詞性成分“去新界”。卡露蓮從路邊的風景產生“這條路不是去新界”的猜測，但不敢確定，於是向雷文發問，雷文的回答證實了該猜測。例（3）同樣後接謂詞性成分“住在家裏”。他從來沒見過于憂，於是形成“于憂不是住在家裏”的猜測，向奶奶發問求證，奶奶的回答證實了他的猜測。事實上，肯定式是非問也是求證預期，以“嗎”字是非問為例，其預期就是“嗎”前面的命題。比如：

- （4）a. 你是中國人嗎？
b. 你去學校嗎？

以往研究認為肯定式是非問屬於全疑而問，我們認為不準確。肯定式是非問也有一定的猜測成分。比如例（4a），發問人基於某些條件（黑頭髮，黃皮膚，黑眼睛，穿著，打扮等），形成“你是中國人”的預期，但是對該預期不肯定，因為同樣條件的也可能是日本人或韓國人，但發問人更傾向於認為“是中國人”。否則，他會問“你是日本人嗎”。同理，例（4b）發問人看到聽話人外出，基於對聽話人的瞭解（比如是學生，當時非週末），形成“你去學校”的預期，但是不確定，進而發問求證。因此，是非問都是求證預期，並且從肯定式是非問轉向否定式經歷了預期的調整。比如說話人在美國看到黑頭髮，黃皮膚，黑眼睛的亞洲面孔，形成“可能是中國人”的預期，但是經過交談發現對方不會說漢語，於是調整原有預期，形成新預期“不是中國人”，雖然對該預期仍不確定，但確信度高於肯定式是非問的預期，因為否定要比肯定需要更多的事物信息，不僅要掌握事物的特徵，還要辨別哪些特徵不屬於該事物的特徵。

無論是肯定式還是否定式是非問前面都可以加上“讓我猜一猜”，表明該問句其實是說話人猜測的內容，也就是預期。比如：

- （5）a. 讓我猜一猜，你是中國人嗎？
b. 讓我猜一猜，你不是中國人嗎？

相反，特指問不含顯性預期，所以不能說“讓我猜一猜，你是哪國人？”因此，是非問的本質是對一個不確定的預期的求證，當該預期以肯定命題呈現時為肯定式是非問（如“你去學校嗎？”），當該預期以否定命題呈現時為否定式是非問（如“你不是去學校嗎？”）。

三、預期修正與“不是 X 嗎”的質疑功能

表質疑的“不是 X 嗎”在以往研究中也歸入反問句（邵敬敏，1996；鄭貴友，2014 等）。但我們認為，該句式與典型的反問句在句法語義上存在區別。殷樹林（2006）總結了典

型反問句的三個特點：無疑而問；不需要回答；表示否定。表質疑的“不是 X 嗎”儘管也表否定，但往往是有疑而問，需要回答。比如：

(6) 鍾離春：“上次你不是答應了嗎，為什麼又不嫁了呢？”

鍾離秋：“姐，你走後，我又反覆想了想，我不能嫁他……” (CCL)

(7) 我說這幾年不是都在講要減輕學生負擔嗎？怎麼還這個樣子？家長說，學校裏這評比那獎勵，都要看學生的考試成績。 (CCL)

(8) 我困惑不解地問他：“這幾年你做生意不是賺了不少錢嗎，都用到哪裏去了？”他長歎一聲說：“甬提了！都被大兒子吃白粉吃光了。” (CCL)

以上各例摘自 CCL 語料庫，“不是 X 嗎”的字面意思分別是“你答應了”“這幾年在講要減輕學生負擔”“你做生意賺了不少錢”。與反問句不同的是，說話人在表達上述命題時不再是毫無疑問，而是帶有質疑，質疑現實與預期不符。比如例(6)，鍾離春知道鍾離秋之前答應了要嫁人，因此預期鍾離秋會信守諾言嫁給別人。但現實是鍾離秋不答應嫁了。鍾離春對此質疑，希望尋求解釋。例(7)言者預期學生負擔會減輕，但現實是學生負擔依舊很重，與預期不符，言者發出質疑。例(8)言者預期是“(你賺了不少錢，因此)你存下了不少錢”，但現實是聽者沒錢了。因此言者感到“困惑不解”，期望聽者回答解釋。齊滬揚、胡建鋒(2010)注意到“不是 X 嗎”反問句的疑問用法，他指出，表疑問用法時句子中的命題一般是預期信息，說話時出現了新信息，而且新信息是反預期信息，說話人希望瞭解為什麼或怎麼會出現這個反預期信息。鄭貴友(2014)把這類“不是 X 嗎”句的功能總結為表疑。我們認同上述學者的判斷，並認為這是該句式與表反問“不是 X 嗎”的語義區別。句法上，表質疑“不是 X 嗎”一般不傾向與“難道”“豈”“還”等加強反問語氣的副詞共現。“不是”仍然輕讀。“不是 X 嗎”問句後續常跟有其他表追問的句子，這些追問的句子就是說話人質疑的內容，這些內容正是與“不是 X 嗎”中的 X 推導出的預期 Y 相反的非 Y。如例(6)中 X= 答應了，推導出預期 Y= “應該要嫁人”，說話人質疑的內容是非 Y，即“不嫁”。

齊滬揚、胡建鋒(2010)從反預期角度對表質疑的“不是 X 嗎”作過精彩的分析。我們基本認同他們的觀點，但需要補充三點：(1)說話人在發問之前，對於預期“X”有很高的確信度。(2)發問時出現的新信息在確信度上高於原有預期，動搖了原有預期，發問人對此感到不解並發問。(3)聽話人的回答使問話人對原有預期加以修正。第一點可以解釋為何這裏的“不是 X 嗎”仍然屬於反問句，第二點解釋了其質疑功能的來源。第三點則解釋了從質疑到解惑的預期更新過程。比如：

(9) a. (語境：甲前一天沒在辦公室看到乙，聽同事說乙出差了。第二天，甲來上班時看到乙。)

甲：你不是出差了嗎？乙：是啊，昨晚就回來了。

b. (語境：甲看天氣預報說第二天要下雪，到了第二天一粒雪子都沒下。)

甲：天氣預報不是說下雪嗎？怎麼沒下？乙：天氣預報也有不準的時候。

例(9a)甲在看到乙之前，預期他出差了(由於聽同事轉述，該預期確信度很高，表現為無疑而問)。根據常理，出差不會這麼快回來，因此甲預期乙不在辦公室，而事實是乙出現在辦公室，這一新情況與預期相反，且確信度大於原有預期。注意，這裏甲生成了兩個預期，預期1是“乙出差了”，預期2是“乙不在辦公室”，後者是從前者推導出的隱含預期。現實與隱

含預期相反，從而動搖了預期 1 的確信度，甲希望乙能夠對此加以解釋，因而提出質疑。從乙的回答來看，是肯定預期 1 但否定了預期 2。甲通過乙的反饋可以修正預期 2。其實，乙也可以直接否定預期 1，如回答“誰說我出差了？”。這樣，甲就需要修正預期 1。例（9b）甲聽了天氣預報後，形成了第二天下雪的預期，由於是權威媒體播報的新聞，且長期以來比較準確。甲對此預期的確信度同樣很高。但是現實情況直接與該預期相反，使發問人納悶不解。乙的回答則使甲修正對氣象預報準確性的預期。以上兩例均可轉化為“既然 X，卻怎麼 / 為什麼 Y”，邢福義（2001）指出“既然……，卻為什麼……”是對事實的詰問，具有“強調結果怪異，不合常理”和“反證疑據”的語用價值。“不合常理”就是反預期，“反證疑據”就是我們說的修正預期。

四、預期強化與“不是 X 嗎”的反問功能

我們在 BCC 語料庫中檢索出典型的表反問“不是 X 嗎”如下：

（10）這樣，難道他不是英雄嗎？毋庸置疑的，他是英雄。（BCC）

（11）他不能來，派代表來了，還不是一樣嗎？”（BCC）

（12）對做了錯事（有的很難說是錯事）的學生，學校不去教育，反而採取罰款的辦法，這不是糟踏我們的教育事業嗎？（BCC）

以上例句“不是”一般輕讀，“X”部分相對重讀。楊曉安（2008）通過語音實驗證明，假性問時，“X”部分基頻趨高，時長較長，而“不（是）”基頻下降，時長也相對短縮。句法上，“X”部分可以是名詞（例 10）、形容詞（11）或動詞短語（12），可以與副詞“還”（例 11）“難道”（10）等共現加強反問語氣。“不是”可以插入“也”“還”“就”等副詞，如“他不就 / 也 / 還是英雄嗎”。語義上，反問句用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義。郭繼懋（1997）指出，反問句的意義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字面意義，即 Y 為真（即本文反問句的“X”部分）。另一部分為會話隱含意義，即 X 不合乎情理，是錯的。從預期的角度看，說話人認為是真的命題“X”就是說話人的預期，並且說話人對此堅信不疑。但是聽話人或其他人的言行或認知狀態有違言者預期“X”或由“X”推導出的隱含預期非 Y。言者對自己的預期無比確信，並通過反問語氣進一步強化自身預期，對聽者進行反駁，試圖說服對方，尋求認同。比如：

（13）一些部門和單位有的領導同志，對科技人員搞業務，特別是利用業餘時間鑽研科學技術，總是看不慣。不是說人家“不務正業”，就是懷疑人家“動機不純”，有“名利思想”。科技工作難道不是科技人員的正業嗎？（CCL）

（14）彭總情之所至，也來了一個“鯉魚打挺”。一個統率千軍萬馬的大將軍，在地上翻跟頭，不是有失身份的莊嚴嗎？（CCL）

（15）喬妻：仁山，你心中太沒有媽媽了！我日夜的禱告，盼望你能和以美結婚；可是你把她放走！她是多麼有本事，有心路的一個好姑娘啊！

喬仁山：別傷心吧，媽！以美能夠逃走，得到自由，不是一件好事嗎？（CCL）

以上均是表反問的“不是 X 嗎”，說話人的預期就是其字面意思“X”。例（13）言者預期為“科技工作是科技人員的正業”，但是現實中“一些部門和單位有的領導同志”認為科技人

員利用業餘時間鑽研科學技術是“不務正業”。說話人對自身預期（X）無比確信，且相信比其他人的不同預期（非 X）更為合理，因此說話人用反問的形式強調預期命題“科技工作是科技人員的正業”的正確性，以此反駁和糾正那些領導同志的不正確觀點。例（14）彭總（彭德懷）做了一個“鯉魚打挺”的動作，這一行為在說話人看來是不合適的。說話人預期“大將軍在地上翻跟頭有失身份的莊嚴”，並且說話人對此毫無疑問，通過反問的形式強調該預期的正確性，希望彭總認可自己的看法，改變行為。例（15）喬仁山母親盼望“喬仁山和以美結婚”，屬於願望類預期。喬仁山卻認為“放以美走是一件好事”，並且認為自己的預期比母親的更為合理，通過反問強化自己預期的合理性，希望能夠說服母親。

反問“不是 X 嗎”“X”是說話人的預期。如果換一個角度，從聽話人的言行態度對說話人來說，也可以認為是表達反預期，即現實（他人的觀念、行為）與說話人預期相反。因此，表反問與質疑的“不是 X 嗎”都存在反預期，即現實與預期衝突。區別在於，前者的現實弱於預期，不能改變說話人原有預期的確信度，反而強化了原有預期；但後者的現實強於預期，降低了原有預期的確信度，言者需要進一步修正預期。

五、預期激活與“不是 X 嗎”的提醒功能

以下是“不是 X 嗎”表達提醒功能的例子：

- （16）八一軍體大隊隊員胡維學：中國人不是有一句古話嗎，忠孝難兩全，我想我在為國家盡忠的時候，老爸他也能理解。（MLC）
- （17）（採訪）新人：我們剛到，這就快到了挺好，還是預約比較好。中國人不是長久嗎？今天就 3 個 9，挺難得。（MLC）
- （18）（採訪）新人：訂晚上（的酒席）就不太容易訂，天津的風俗不是晚上（辦結婚典禮）嗎，訂在中午，還好訂一些。（MLC）

表提醒的“不是 X 嗎”既不表示否定，也不表示疑問，“不是”和“嗎”不為所在命題提供概念意義，也不具有句法強制性，刪去“不是”和“嗎”不影響所在語句命題的真值。“不是 X 嗎”更多表現為一種程序性意義，以往研究把該意義總結為“提醒”（鄭貴友，2014）或“激活前後景”（胡建鋒，2011）。

“不是 X 嗎”表提醒功能時，說話人的預期是“X”，且預期聽話人也知道“X”，“X”是聽說雙方的共同預期，說話人確信該預期為真。但是在交際時，說話人認為聽話人可能未注意到“X”，即聽話人的預期“X”處於潛意識狀態，說話人通過使用“不是 X 嗎”激活聽話人的預期“X”，使之成為聽說雙方聯合注意的中心。比如：

- （19）竇文濤：沒錯兒，最近不是審判了一個嗎，前一陣兒就是說有一個列車長被告嘛，就是說有個乘客在車上好像發瘋了嘛，他就把他捆起來。
- 馬未都：捆死了，捆大發了。
- 孟廣美：哦，那個啊。（MLC）

例（19）竇文濤說“最近不是審判了一個嗎”引入已經發生的事實，並且說話人預期聽話人也知道這個事實，只是該信息當前未引起聽話人注意，說話人用“不是 X 嗎”加以激活和提

醒，使預期“審判了一個列車長”成為雙方共同注意的中心，成為後句陳述的話題。而從馬未都和孟廣美的回答來看，“最近不是審判了一個嗎”成功地激活了他們的預期。馬未都直接說出了該事件的結果“捆死了乘客”，孟廣美的回答則顯示她想起來那件事。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也注意到這種功能。胡建鋒（2011）指出，反詰問句的作用在於把雙方記憶中相關的已知信息提取出來，構成前景展開所需要的背景，同時在這背景中呈現出前景展開所需要的話題。該功能被劉婭瓊、陶紅印（2011）稱為“提醒”，是當聽者表現出對某種應知信息的無知、忽視或遺忘，說話人為聽者指出並希望對方能激活該信息。“提醒”或“激活背景”的實質是激活共用預期。有的時候，X 對聽話人而言是新信息，但說話人把它當作已知信息用“不是 X 嗎”激活，造成共知的假象，從而拉近與聽話人的距離或增加話語可接受度（詳見胡建鋒，2011）。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激活的是說話人預期，最典型的是打招呼的“不是 X 嗎”，比如：

（20）羅伯特應鈴聲而來。“給費弗爾先生端一杯威士卡蘇打，”我吩咐說。“啊，這不是羅伯特嗎？”費弗爾說。“好久沒見到你了。（BCC）

（21）郭祥把眼一眯細，笑著說：“這不是劉大順嗎！你回來啦！”他一面說。一面快步搶過來同大順握手。又說：“你這次回國半年還多了吧？”“有八九個月了。”大順笑著說。（BCC）

以上例句常見於久未見面的熟人之間，聽話人的出現激活了說話人對聽話人的記憶，說話人的預期就是“X”，即例句中的“（這是）羅伯特”和“（這是）劉大順”。說話人對此十分確信，不容置疑。聽話人的不期而遇，激活或喚醒了說話人關於聽話人的記憶。反面證據是，如果聽說雙方經常見面，說話人不會用“不是 X 嗎”打招呼。可見，激活的預期可以是聽話人的，也可以是說話人的。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記憶還是已知信息，都與預期密切相關。心理學家 Mullally & Maguire（2014）指出，記憶、想像和預期具有共用的腦機制。大量心理學實驗也表明，想像未來與回憶過去共用相似的行為特徵以及相同的海馬 - 皮層系統（楊玉芳，2020）。

“不是 X 嗎”在激活預期和提醒的同時，起到了引入話題的作用。完權（2021）指出，話題具有互動性，其核心功能是創建新的聯合注意中心，繼而轉為背景注意的中心，並持續保持一段時間。完權（2021）認為，在說話時，會話人不僅會考慮到其自身信息狀態的激活和變化，還會意識到其他會話人也有相應的注意力中心和邊緣的變化，這些都會影響到他們的話語產出。完權所說的創建聯合注意中心就是激活聽說雙方的共同預期，而說話人考慮其他會話人的注意力中心則體現了預期的意向性（即對他人預期的預期）。

六、“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與預期強度

通過前文分析，我們已經證明“不是 X 嗎”多重話語功能背後的不同預期操作，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變數就是發話人對預期的確信度，或者說是預期的強度。“不是 X 嗎”四種話語功能背後預期的強度由高到低分別是：提醒 = 反問 > 質疑 > 詢問。

預期強度與問句的信疑程度有密切關係。“不是 X 嗎”句式既是疑問句也是反問句。疑問

和反問的重要區別是疑問程度不同。呂叔湘（1982）曾將疑問語氣按疑問程度由高到低分為三類：詢問＞測度＞反詰。邵敬敏（1996）指出，正反問的疑惑程度居中，即信疑各為 1/2，特指問對所詢問對象完全不知，疑惑程度最強，即信 0 而疑 1，反詰問答案就在問句中，沒有什麼疑惑的因素，即信 1 疑 0，“嗎”字是非問句則為信 1/4 而疑 3/4，“吧”字是非問句為信 3/4 而疑 1/4。其中，“信”就是信念，也就是預期，信的程度可視作預期為真的概率。陳振宇、王夢穎（2021）指出，可以採用主觀概率來定義預期的認知模型。主觀概率指語句中所反映的說話者對某一場景中某一對象的概率的主觀認識或估測。概率論認為，概率本質上是對信心的度量，是我們對某個結果相信程度的一種量化的表達（劉嘉，2021：195）。可見，概率其實就是對預期的量化表達，當我們說明天降水概率 80% 時，意味著我們預期明天下雨的強度較高。以此觀察問句系統，其實詢問、測度和反詰體現的就是言者對命題為真的不同預期強度。試看以下例句：

（22）a（我拿不準/*我相信），他不是中國人嗎？

b（我相信）他應該不是中國人吧？

c（毋庸置疑）他難道不是中國人嗎！

以上例句分別是詢問、測度和反詰，言者預期的強度不同。例（22a）是表達詢問的“不是 X 嗎”，言者預期“他不是中國人，但預期強度比較低，因而提出疑問，向聽話人求證自己的預期。證據是只能添加表示低確信度的短語如“我拿不準/我不確定”。相反，不能添加“我相信”“應該”等確信度較高的成分。對於測度問例（22b）而言，該句的預期“他不是中國人”強度較高，可以與“我相信”“應該”等高確信度成分共現。對於表達反問的例（22c），該句預期“他是中國人”強度最高，可以添加“毋庸置疑”等最高強度的語彙表達。前文已分析，表達質疑的“不是 X 嗎”預期強度高於詢問句，低於反問句，表達提醒的“不是 X 嗎”預期強度與反問相近，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不是 X 嗎”四種話語功能的預期強度由高到低是提醒＝反問（極強）、質疑（強）、詢問（弱）。

綜上，“不是 X 嗎”的多重話語功能是說話人預期內容、預期強度、預期與現實關係等綜合作用下的預期操作的產物。具體如下表所示：

表 1 “不是 X 嗎”多重話語功能的預期特點

“不是 X 嗎”功能	預期特點			
	預期內容	預期強度	預期操作	現實與預期
詢問	不是 X	弱	預期求證	不衝突（預期可能是現實）
質疑	X → Y	強	預期修正	衝突（現實強於預期）
反問	X	極強	預期強化	衝突（預期強於現實）
提醒	X	極強	預期激活	不衝突（現實等於預期）

從話語理解的角度出發，對說話人預期強度的理解取決於上下文。以句子“他不是優秀教師嗎”為例，孤立地看這句話，聽話人無法判斷其表達詢問、質疑、反問還是提醒，需要通過前後句子的提示加以判斷。比如：

（23）我可能記錯了，他不是優秀教師嗎？（詢問）

（24）他不是優秀教師嗎？怎麼上課這麼敷衍？（質疑）

（25）他幾十年如一日教書育人，愛生如子。他不是優秀教師嗎？（反問）

（26）他不是優秀教師嗎？你可以選他做導師啊。（提醒）

以上四句因前後句不同，浮現出不同的話語功能。例（23）表達詢問。言者可能之前以為“他是優秀教師”，但出現了新的現實，從而形成新的預期“他不是優秀教師”，該預期強度比較弱，言者不確定，從而形成否定式是非問加以詢問，以期求證該預期。例（24）表達質疑。言者預期為“他是優秀教師”，但現實“上課敷衍”與該預期的隱含預期（優秀教師應該上課認真）衝突，引發言者質疑。後續句是對質疑內容的直接發問。例（25）表達反問。通過前句對他教書育人、愛生如子的描述肯定了他的正面形象，後句“他不是優秀教師嗎”以反問的形式表達言者極強的預期“他是優秀教師”，該預期在言者看來是毋庸置疑的，不因他人的反對意見而改變。例（26）表達提醒。言者通過“他不是優秀教師嗎”激活聽者的關於“他是優秀教師”的預期，並把它作為後續句“選他做導師”的前提和背景。作為前提，該預期的強度極強，才能保證前提的真實性。至少言者主觀認為“他是優秀教師”是真實可信的。

七、結語

本文總結了“不是 X 嗎”問句的表詢問、質疑、反問和提醒四項話語功能，並從預期的角度對四項話語功能的內在生成機制做了統一說明，即預期求證、預期修正、預期強化和預期激活。“不是 X 嗎”的話語功能與說話人預期及預期強度的高低密切相關。

問句最能體現聽說雙方的互動，向來是互動語言學的研究熱點。互動語言學認為，互動雙方不同的認識地位會影響相同的語言形式的不同解讀（方梅、謝心陽，2021）。我們深以為然。但是，互動雙方的認識地位具體指什麼？現有研究主要指聽說雙方所掌握的知識和信息狀態。我們認為，聽說雙方的互動實質上是各自預期的互動。事實上，互動語言學理論多處提到預期或預測在言語交際中的作用。如互動語言學的重要術語“投射”，就是指說話人即時產出的話語能夠對其未說出的話語產生一定程度上的預示作用。在說出的語句到達完結位置之前，受話人一方已經可以從話語已產出部分來預測尚未產出的部分，從而預估這一話輪結構可能完結的時間節點（轉引自 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定義所提到的“預示”“預測”“預估”無不是預期。另一方面，“不是 X 嗎”的不同話語功能也是在動態交際中浮現出來的。浮現語法和互動語言學具有相似的理論背景和語言觀。姚雙雲（2011）指出，浮現語法認為語法是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產生的。結構與規則永遠處於演化狀態，它們在話語中浮現出來，並由話語塑造而成形……天賦的語言能力並不能完全決定語言結構的性質，外界的語言刺激、認知心理、文化因素、語用功能等都是決定因素。本文就是從認知心理，即預期的角度解釋“不是 X 嗎”多重話語功能浮現的一個嘗試。

參考文獻

- 陳振宇、王夢穎 2021 預期的認知模型及有關類型——兼論與“竟然”“偏偏”有關的一系列現象，《語言教學與研究》第5期。
- 方 梅、謝心陽 2021 漢語對話中間句的解讀——以反問句和陳述式問句為例，《漢語學報》第1期。
- 郭繼懋 1997 反問句的語義語用特點，《中國語文》第2期。
- 胡建鋒 2011 “不是……嗎？”反詰問句的前後景功能，《當代修辭學》第3期。
- 劉 嘉 2021 《概率論通識講義》，北京：新星出版社。
- 劉姪瓊、陶紅印 2011 漢語談話中否定反問句的事理立場功能及類型，《中國語文》第2期。
- 呂叔湘 1982 《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陸方喆、朱 斌 2022 論預期語言學的構建：理論假設、核心概念與研究價值，《關東學刊》第6期。
- 倪 偉 2010 《兒童信念—願望推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齊滬揚、胡建鋒 2010 試論“不是……嗎”反問句的疑問用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
- 邵敬敏 1996 《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完 權 2021 話題的互動性——以口語對話語料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第5期。
- 徐盛桓 1999 疑問句探詢功能的遷移，《中國語文》第1期。
- 邢福義 2001 《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熊子瑜、林茂燦 2003 語氣詞“ma0”的疑問用法和非疑問用法，《第七屆全國人機語音通訊學術會議（NCMMS7）會議論文集》
- 楊曉安 2008 真假疑問句的語音區別特徵——關於“不（是）x嗎？”型歧義句的語音實驗，《南開語言學刊》第1期。
- 楊玉芳 2020 《語言理解——認知過程和神經基礎》，北京：科學出版社。
- 殷樹林 2006 《現代漢語反問句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姚雙雲 2011 “浮現語法”與語法的浮現，《中國社會科學報》11月17日。
- 張發明 1989 試論“不是……嗎”反問句，《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第4期。
- 鄭貴友 2014 “不是x嗎”句的語義特徵和表達功能，《漢語學報》第4期。
- Couper-Kuhlen E. & M. Selting. 2018.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 Claudi, U. & Hünemeyer, F.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llally S. L. & Maguire E. A. 2014. Memory, imagination,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A common brain mechanism?. *The Neuroscientist* 20(3), 220-234.
- 曾君 武漢 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14770397@qq.com
- 陸方喆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wubeilfz@aliyun.com
- 朱斌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 ccnuzb@126.com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bushi X ma*”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Expectation

ZENG Jun LU Fangzhe ZHU Bin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ur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he “*bushi X ma*” question, namely inquiry, doubt, rhetorical questioning, and reminder. It analyzes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function, and provides a unified account of their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for verification, expectation for revision, expectation for reinforcement, and expectation for activation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inquiry, doubt, rhetorical questioning, and reminder.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bushi X m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s and the varying strength of those expectations.

Keywords: expectation; “*bushi X ma*”; discourse functions